

## 穿鞋与走路

记得好多年前，刚来美国不久，大概才一个礼拜吧，我和那在美国出生的女朋友就我穿的那双旧鞋，发生了一场小小的风波。她看着那双曾伴我步过罗湖桥，又陪我飞越太平洋的旧皮鞋，老觉不顺眼。我的理由是，这鞋不太旧，至于式样嘛，当然与这里老外脚上穿的多少有些不同。不过，旧鞋往往舒适、合脚。何况我还是穿着它踏上这块新的土地呢！

不过，到底拗不过她的坚持，被她拖去买新鞋。先是去市中心几家最大的鞋店。其中有大百货，也有专门卖鞋的店铺。各式各样的鞋子，看得我有点目眩。特别是橱窗的装璜，鞋子的摆设，让我目不暇接。在第一家，她一口气挑了四五双新鞋。刚坐下来，准备试穿，那热情的营业员同志（哦，对不起，那阵子，一时脑筋转不过来，应该称什么来着？）立即迎上前来，接着以利索而又自然的举止，半跪在你的面前，然后又以轻柔而又亲切的动作为我套上新鞋。当然，无论从式样到颜色，都很满意，可就是太大。我的个儿虽谈不上魁梧高大，但也不是武大郎式的，在中国也算是中等身材吧。谁知试了好几双，不是太大就是太长。那位营业员却毫无愠色，一遍又一遍地试了五六双。最后只好换第二家。于是又重演了刚才那一幕。如此转了六七家，从下午逛到傍晚，始终对不上号。最后，那位推荐说，也许老外的脚一般较大，很难有适合你的，不妨去中国城看看。

在中国城，我们很快买到了一双咖啡色的，这才心满意足地回家了。可能是试了太多，脚有些麻木；也许是人到了傍晚，脚总会比早上大些。所以，第二天清晨一穿，仍觉得大了点。于是又再去中国城，换了小半号的，这才十全十美地穿在了脚上。

穿着新鞋，不由地想起大凡穿鞋与走路的情况有四：穿旧鞋，走老路；穿旧鞋，走新路；穿新鞋，走老路；穿新鞋，走新路。我穿上新鞋，下意识地把旧鞋放进鞋盒里。女朋友一手拿过旧鞋扔进了垃圾桶。我仿佛听到她掷来一句：「难道你还想穿旧鞋走新路不成？！」

## 空调城市

刚刚从香港回到美国旧金山，身上的汗腺一下子收缩了起来，那浑身湿漉漉粘糊糊的感觉顿时飞到九霄云外，身子突然爽滑干溜了起来。临下飞机前，不得不把塞进手提箱中的毛衣又翻出来穿上，这才挡住了此地热不热冷不冷的气温的伺候。

前阵子，回了一趟大陆，然后又经香港返回加州。要问两边最大的差异是什么？答曰：气候。此时的香港和大陆南方，虽还未到酷暑炎夏季节，但每天的气温都已经高到摄氏三十好几，人们从清晨到夜晚，几乎二十四小时汗流浹背，备受高温的考验。当然，如今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有些人家不只是开着电扇降温。笔者有位大陆文友，在大学当教授，前不久，乔迁之喜那天，大家应邀去参观新屋，引起一片哗然，让所有的人无不咋舌。因为在他的新居，竟一口气象「悬棺」似地装了五部空调！

不过，象这位朋友如此奢侈的，在内地毕竟稀少，更多的人家还得求助于风扇的帮忙。还有不少人，一到傍晚，仍是一张板凳，一片草席，或公园或广场，只有那些较为凉快的地方，才能消消浑身的暑气。旧金山的夏天若和香港及大陆比起来，那真有天涯之别。这里甬说装空调了，家中装风扇的也不多，因为每天的气温，按气象预报也才摄氏十来度。阳光柔柔的，夏风和和的，整个城市就象是一部大空调，在这样的环境中住惯了，难怪到任何地方日子都难捱，呆不了多久，便要挟着尾巴逃回来。

## 空城计

有位朋友想出门几天，始终不能如愿。她放不下心的是诺大的一座房，到了夜间会不会有不轨之徒光临？特别令她牵肠挂肚的是一直陪伴她的十岁零七个月的「女儿」——玛吉（Margie），哦，那是她家的一只老猫，怎么办呢？一旦她出门在外，玛吉的饮食起居由谁来照料呢？基于这种种原因，她心甘情愿地牺牲了好几次诸如什么「大陆精华游」、「赌城免费游」、「加拿大之旅」、「新年赏雪团」、「快乐逍遥游」等等等的旅游机会。

有一天，她突然打电话通知我，再过十天，她要出一次远门。参加一个「夏威夷阳光之吻」的旅游团活动。时间可长可短，主要是去享受那富有魅力的阳光的抚摸。我问：那些屡次阻挠她出远门的障碍都排除了？她笑而不答，只说有空你来看看。

到她临行前一天，我登门拜访并祝她旅途愉快。果然，一切准备就绪。为了照顾她的「女儿」，她特地购置了一个「自动定时猫狗喂食器」，还买了许多不同口味的猫食，分别放在喂食器的一只只小碗内，那玩意儿每次按事先拨好的时间转出一份食物，里面的美餐可供 Margie 小姐几天消化。除此，电视机和 CD 放音机都装上了自动定时播放器，每天都可按时制造音响效果。电灯也装上了自动定时控制器，每天让它定时大放光明。最后，为了万无一失，还在房间里装了自动报警器，在大门装了防盗锁。

哈！我的这位朋友依靠现代科技，导演了一场新「空城计」，真可以拍摄另一部《小鬼当家》的影片了。哦，你要问这位友人住在何处，实在对不起，只因写了这篇短文，我已经有泄密之嫌了。

## 积少成多

在美国，出门不化装的女性很罕见。最近，澳洲的一项研究对女性涂抹口红作了个统计，这个资料指出，如果女性吃东西前未将口红拭去，其所吃下去的口红大约是所涂抹的一半，以此为基准计算，一名化了四十年装的女性，一辈子吃下的口红约有四·六公斤！还好这些口红不含有什么致病的物质，也不是在一天之内，把将近十一磅的口红当饭咽下去，只是不知不觉，每天一点点，积少成多的数字。

要是把涂口红换成一些有害于身体健康的嗜好，诸如抽烟、酗酒、赌博等等，每天抽一点、喝一点、赌一点，积少成多，都会要你的命。至此，又记起有一首港台流行歌曲叫《每天爱你一点点》，哗！爱不了多少时辰，双双都要陶醉在「爱的海洋」里浮沉了。

中国人在生活中把积少成多看成是美德。有人指出，许多华人家庭中的代沟，往往就从这个消费观念上体现出来。不少老一辈的移民，其延袭下来的省吃俭用的传统习惯和年轻一代的提倡消费、讲究消费、超前消费的风尚，经常形成尖锐的冲突。结果，终因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改变不了谁。怎么办？最后，只好分开过了事。

## 积少成多

在美国，出门不化装的女性很罕见。最近，澳洲的一项研究对女性涂抹口红作了个统计，这个资料指出，如果女性吃东西前未将口红拭去，其所吃下去的口红大约是所涂抹的一半，以此为基准计算，一名化了四十年装的女性，一辈子吃下的口红约有四·六公斤！还好这些口红不含有什么致病的物质，也不是在一天之内，把将近十一磅的口红当饭咽下去，只是不知不觉，每天一点点，积少成多的数字。

要是把涂口红换成一些有害于身体健康的嗜好，诸如抽烟、酗酒、赌博等等，每天抽一点、喝一点、赌一点，积少成多，都会要你的命。至此，又记起有一首港台流行歌曲叫《每天爱你一点点》，哗！爱不了多少时辰，双双都要陶醉在「爱的海洋」里浮沉了。

中国人在生活中把积少成多看成是美德。有人指出，许多华人家庭中的代沟，往往就从这个消费观念上体现出来。不少老一辈的移民，其延袭下来的省吃俭用的传统习惯和年轻一代的提倡消费、讲究消费、超前消费的风尚，经常形成尖锐的冲突。结果，终因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改变不了谁。怎么办？最后，只好分开过了事。

## 秋之声

原先总以为秋仅仅是视觉或是肉体上的感受，于是才有了秋色与秋意的领略。漫山遍野，霜叶似火，有言这是秋色浸染。朔风阵阵，炎暑尽消，此时，顿觉冷意侵肤，就知道秋意已浓，冬的脚步近了。然而，秋是可以听来迎接，却是始于一首儿时唱的歌谣，记得它是这样开头的：「夏蝉叫，荔枝红；秋蝉叫，拎火笼」……

随着秋蝉声嘶力竭的悲鸣，仿佛告诉人们，秋日苦短，严冬在即，那蓬勃的万类已经不再，又是一片天寒地冻的冬眠世界。打自秋蝉鸣锣开道之后，雁阵也加入了暮秋声部的大合唱，那天边的雁鸣，更让人听出了秋的肃杀、冷清与凄切。

在秋蝉、秋雁叫过阵后，秋的几员大将便登场大显身手了。一开始，秋风便使出了他的看家本领，猛刮横扫，人们只听到犹如惊涛骇浪汹涌澎湃的呼啸，不消几个回合，所有的树木都举手缴械，先前还披红挂绿，如今只剩下光秃秃的躯干，孤零零地颤栗着。

秋风表演之后，就轮到秋雨上场了，他们就像紧锣密鼓一般配合得恰到好处。秋风扫落叶，秋雨鸣败荷。你如果仔细地聆听辨认，就会发现秋风是一种背景声部，而秋雨打在瓦顶、湖身、树梢以及路面奏出的旋律才叫丰富而又缤纷。此时，秋，已经反复演奏出海

陆空全方位的立体声了。那么，你也听到秋的杰作了吗？

## 磅秤

在大陆时，没有一个人说我胖，见面总问：为何这么瘦，有病？奇怪！来美后，没有一个人说我瘦。原来老美个个怕胖。他们求之不得的是苗条，减肥。见面要是说：「最近你胖多了！」这在大陆，是由衷的褒奖，可对老美来说，简直是诅咒！

老美一个个好象都很在乎自家的体重。你看，挨家挨户的浴室，几乎都摆着一个磅秤，凶神恶煞地蹲在那儿，虎视眈眈地监视着你。每天当你一丝不挂往上一站时，磅秤马上做出审判，决不缓期执行。犹如一位威严的法官。判决之后，每天的嘴巴进口额就有准了。老美最怕的就是节假日，每当派对宴会之后，看到磅秤，连站上去的胆量都没有了。

不同的人对之磅秤，态度也各殊异。能自觉接受监督者，无疑控制体重的效果较好。除此，也有人拒绝买磅秤，也有人设了磅秤而不用，更有人老是怀疑磅秤的准确公平性。总之，为保持肌体健康故，还是需要磅秤，并且时时虚心接受它的监督。发现体重有不轨行为，当立即纠正，「讳重忌磅」的做法，万万使不得。

当然，果真磅秤有问题，那又另当别论了。

## 破裤文化

也许由于美国自身历史浅短，对一些年代稍具久远的东西就特别钟爱，到老美家作客，对一些小摆设，小饰物之类的，主人就会目色生光地炫耀说，这是她祖父的传家之宝，整整五十年了。对老美来说，这已十分稀罕，人家建国也才那么二百年出头，哪来稍为悠久的历史文物呢？

不过，老美在创造美式文化方面，也还是有目共睹的。近几十年来，七点八算，好歹也有什么汉堡包文化、可乐文化、家乡鸡文化、麦当娜文化、涂鸦文化、雅皮士文化等等，这些 U. S. A. 的土特产，在世界范围内，还真引起了不少人的趋之若鹜呢。听说，最近老美又推出一种新玩意儿，姑且美其名曰：「破裤文化」吧。

破裤就是破旧的牛仔裤，大约两三年前开始风靡全球。据闻日本人最为醉心。一条五十年代的利瓦伊 501s 牌的旧裤，原先只售四五千日圆，目前已飙涨到几十万日圆，比炒股票，中彩票还来得眼红。如果是三十年代的「破古董裤」，后口袋上钉着铜铆钉的，那更不得了了，简直是有市无价，碰上个破裤迷，说不定倾家荡产都抢着买下来。

人人都沉缅在破旧牛仔裤的魔圈里，逼得牛仔裤公司赶紧改弦更张，推出故意洗过和喷沙处理过的牛仔裤，以破、旧、脏、老和真货竞争。有些人买了「假旧裤」回来，还嫌不够料，于是撕的撕，戳的戳，弄得膝盖张大口，裤脚挂长须，这才心满意足地穿着去招摇过市。

要对「破裤文化」进行评价，还为时过早。不过，笔者自叹没有勇气去赶这个时髦。

歉甚，歉甚，落伍啰！

## 睡眠危机

文明社会的文明人，一天二十四个小时，最好句句钟掰开两瓣用。白天上班上课上工，劳累半死。晚上就更遭了，有那么多诱惑搅得你根本无法好好安歇。电视不能不看，麻将不能不搓，酬酢不能不赴，赘肉不能不减，恋爱不能不谈，卡拉不能不 OK……这么多节目一摊，剩下的睡眠时间少得可怜。难怪次日一见面，个个面无血色，睡眼惺忪，不管男女老少，几乎全都睡眠不足。不是一般不足，而是严重不足！

最近美国纽约一个叫做「的罗彻斯特睡眠异常中心」，设计了一份简单的调查问卷，一共有十道题目，即使你只挑中其中的一个「是」，就意味着你睡眠不足。一看，完了，完了，真是患了严重的睡眠不足。因为那十道题中，笔者轻而易举地就「是」了七八道。聊列如下：

- ▲早上需要靠闹钟来叫醒你，而且起床是件很痛苦的事；
  - ▲早上一定要喝过一杯咖啡后才能开始一天的工作；
  - ▲在下班的公交车上会打瞌睡；
  - ▲白天时很容易生气；
  - ▲一到周末就会晚睡；
  - ▲床上的另一半抱怨你打呼噜太大声或整夜翻来覆去；
  - ▲做一些单调的事情时，会觉得想睡觉；
- 将以上所列去测试其它友人，结果无一不与笔者类同。阁下，你呢？

## 看游戏

从小就被轰炸说西方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假民主」，是「假」的，别信！

来美后，有一次适逢旧金山市长竞选正紧锣密鼓地敲着。那天，刚好友人邀我去电视台看五位市长候选人的电视辩论实况转播，得！去见识见识美国这民主怎么个「假」法。

刚到电视台门口，看见一队人马举着牌子边绕圈子边喊口号。原来是没被邀请参加该晚电视辩论的另一位候选人的拥护者（如今的时髦说法叫：粉丝），正在示威抗议。这是好镜头，一一被电视台的记者收摄已有。

七时正，五位候选人排成一列，鱼贯上台。真是灯光灿烂，粉墨登场。节目主持人依序将候选人介绍之后，就宣布辩论的「游戏规则」。该晚的辩论有记者按事先大家认同的顺序轮番发问，也有候选人之间互相发问。每次回答问题，都不得超过一分钟。记者的问题都提得尖刻而棘手。这对五位候选人来说，要在众目睽睽下，从仪表到言辞都给选民留下良好的印象，的确不易。稍有闪失，便无异于在帮对手。好在美国教育。从小就训练儿童口齿伶俐，能说会道。谁个不善言辞，就免登政坛，另找出路。

在一小时的电视辩论中。任何人都一视同仁地按事先约定的「游戏规则」各显身手。记得现任市长和另一位候选人在回答问题时有两次无法在一分钟内结束发言，均毫不客气地被腰斩。最后，辩论在五位候选人各用一分钟时间重申自己的竞选纲领中结束。

回家路上，一直回味电视辩论的情景。噢，这就是「资产阶级的假民主」呀！似乎还假得象模象样的。如此「游戏」，真好看！

## 看天

有时，喜欢独自一人，静静地，久久地，躺在附近公园的草坪上，看天。这是一种享受，一种全身心放松的享受。记得有人说过，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此话曾被当做洋奴思想狠狠地批判过。且不去管它是否真的就圆过中国了。然而，不知什么因缘，这里的天色的确比中国的蓝，这是我屡屡在美国看天后所得出的推断。

不是吗，地处阳光灿烂的旧金山，少雨，多晴。清晨醒来，拉开窗帘，一碧蓝天，剔透如洗，让人心旷神怡，天色蓝得尤如美国少女的眼睛，深邃而透明，洁净而单纯。不知哪位画家说过蓝色是忧郁的。其实，久久地凝视着天际这么纯净的蓝色，尽管你心中有着再苦再深的痛楚，也会减轻一些，冲淡一些，不信？试试看。

当然，这湛蓝湛蓝的天色，应得益于大地污染程度的降低。如果环境乌烟瘴气，尘土遮天，天色只能是灰黯、迷蒙，连周遭的空气都令人窒息，哪里还会有明净的天空？由于大陆城乡醉心于先建设，后整治的愚蠢概念，污染日益严重，不仅破坏了生态环境，也亵渎了澄澈的苍穹。

最近，更有消息说，为了显示现代化，大陆各地争相盖起高楼大厦，似乎只有高耸入云的建筑，把广袤的蓝天切割成一寸一寸，才能显出大都市的气派与先进。于是，当鳞次栉比的高楼遮盖了人们视野，剥夺了大家亲近蓝天之际，国人在失去大地的同时也失去了蓝天，这就是我们的现代化所付出的惨重代价。为了蓝天，为了人类，请保护我们这个地球吧！这

是我在看天时涌出的奢望。

## 看出殡

中国人对生和死一向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每逢生死，繁文褥节就特别的复杂与多彩，几千年来，变成了中华文化的一个内容相当丰富的组成部分。尤其是死，不管死者生前是善是恶，一旦撒手人寰，定要轰轰烈烈地排场一番。如果子孙后代在死者生前有种种不孝的劣迹，更要借这机会，体体面面地炫耀一场，弥补其对死者的罪过，借以洗刷自己的名声。

大陆有段时间，把这些看成是陈规陋俗，严加禁止。人一断气，打个电话给火葬场，

一烧了事。随着开放改革，许多暴发户手中有的是钱，于是办丧事，便成了比阔赛富的最好机会。出殡的仪式越搞越铺张。有一次，在老家看出殡，送葬的队伍见不到尾，前面八辆摩托车开路，紧接着是两套乐队，一是民乐，一是军乐，特别是军乐队，白衣白帽，洋鼓洋号，还有乐队指挥，真是气势非凡。吹的不是革命歌曲就是迪斯科节奏。间中还吹奏《国际歌》和《东方红》，不伦不类得令人啼笑皆非。

来美后，曾去参加了好几次「洋葬礼」，气氛与礼节同国内的大异其趣。老美的葬礼多是在教堂举行，也不象咱们国人那样凄凄惨惨，哭得死去活来。老家的那一套出殡仪式，渐渐淡忘了。没想有一天，路经这里的中国城，演出了一幕与大陆差不多的出殡程序。也是摩托开路，接着是一队由白人组成的军乐队，亦是一身制服，节奏整齐，响亮的乐曲回荡在街空，仿佛在歌颂死者的丰功伟绩。再下来，便是二三十辆送葬的车队，还一路掷撒钱纸（印着美元图案呢），供死者阴间消费。

看完出殡，我想，如果有朝一日，老家能雇白人的军乐队去送葬，效果一定特佳。不过，老美的乐队要吹奏什么《东方红》之类的曲子，只要给钱，他们何乐而不为？

## 盗胎·失胎

曾听过一则报道，说有位孕妇，因阑尾炎住院动手术，后来却发现，她的胎儿不翼而飞。才知道医生既动手术又动「手脚」，把胚胎盗走，然后移植在另一需要儿子而无法怀孕的妇人肚里，借以赚取暴利。听了这则「盗胎」消息，实在叫人难以置信。

笔者的一位白人朋友，却遭遇了另一起「盗胎」事故，倒是令人啼笑皆非。她家居本市的一个高尚住宅区，街道两旁都停着价值不菲的好车新车，那儿治安一向良好，从无发生过什么意外。前天一早，她打电话来，用不三不四的国语大声叫嚷：气死我了！我的「胎儿」被偷了！我们听了不知所云。她继续说：我有四个「胎儿」，今早发现被人偷了一个，现在

只剩下三个！我们忙叫她用英语把话说清楚，才知道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前天夜离，她到男朋友家去，就把自己的那辆红色崭新跑车停在家门口的路旁。半夜四点，车上的报警器突然大作，惊醒了两位邻居，起来一看，发现有两个「盗胎」者，拎着一只已经卸下的轮胎，扬长而去。她们连忙打电话报警，结果费了半个钟头，毫无回音，只好作罢。天亮了，我的朋友得讯后，急急赶回来，发现另外三只轮胎的螺丝也都已拧得七七八八，再迟一点，就将完全与车身脱离关系。

我们听完了友人的「失胎」故事，不知如何安慰她。只好说：还算幸运！你还有三个「胎儿」，去叫保险公司陪你一个，赶快！

## 盗咪表

在美国，许多地方的泊车是一大令人头痛的问题。在下居住的旧金山，便是如此。偏僻一点的，还算凑合。要是在闹市、中心地带，兜了几个圈子，要找到停车之地还是没门。那天去中国城买东西，好不容易转了七八圈，才逮着个空档，刚好有人正要驾车离开，我们毫不客气地见缝插针，泊了进去，熄了火，把几枚硬币塞进停车咪表，恍如一位打了胜仗的将军凯旋而去。虽说那咪表肚子里装的都是些硬币，可是积少成多，对市政来说，每年也是一笔不多不少的收入。别看那小小的咪表，要是运气欠佳，泊车超过了时间，又碰巧被交通巡警发现，铁不二价开张罚单，少说也要破费几十元，算你倒霉！

最近，有位朋友乐呵呵地说，街上有不少地方虽设有咪表，你却可以免费停车。心想天下哪有这等便宜好事？问个究竟，才知最近一段时间，旧金山街面上有大量的停车咪表被盗，作案者轻而易举地打开表门，把当中的硬币洗劫一空，然后破坏咪表的门锁，使之报废。旧金山一共设有二万多个停车咪表，在过去短短的几个月里，就有五分之一相当于四千多个咪表被盗。据说，已让市府损失总额超过二十万元。如果要重新安装较牢靠的新咪表，其费用需约一百五十万元，天晓得市府去哪儿筹措这笔额外的开支？

每个咪表大约只存十几二十元硬币，在过去，谁都不会去动它的脑筋，毕竟是犯法的勾当。现在，一条街上的咪表，居然在一瞬间全被开封，使许多人不解。老家有句俗话说叫：「没猪狗也宰」，这儿的小偷连区区的停车咪表也不放过，美国经济的萧条可见一斑了。

## 盈盈南瓜情

虽说加州的气候，一年之中没甚么太大的变化，然而，一到十月，还是隐约地感到了深秋的寒意。但是，让人们感觉变化最大的是商店的橱窗。从那一天天多起来的有关南瓜的装璜，大家意识到，一年一度的万圣节又踏着秋的色彩，款款地走来。常言道随乡入俗，过万圣节就是其中一例。

记得刚刚来到美国那会儿，对老外过这个「洋鬼节」感到很新奇。那天去学校上课，老师们都打扮得稀奇古怪。汤姆老师戴了一副尼克逊的面具，朱莉把头发挽得高高，然后当头再插上一把刀。这些老师，似乎一位位都变得象小孩一般。特别是教室的讲台上，不知是谁，放着一个镂空的大南瓜，上面刻着笑眯眯的眼睛和大嘴巴，逗得全班都乐了。

于是，万圣节的印象，便和南瓜的面孔紧紧地连在一起了。商场里，到处摆着南瓜的商品。印着南瓜图案的用品，包着南瓜花色的食物触目皆是。哦，南瓜，这种在老家毫不起色的东西，在异国他乡的万圣节，居然成了节日的主角。在故乡，一般年景，没有人用它来填肚子。南瓜充其量，只能当饲料养猪，只有在饥荒时，南瓜才成了人们度命的主食。可是，老外眼中的南瓜，却给这个人人开心的节日，增加了许多喜庆的气氛。我的一位白人朋友，在过万圣节的时候，总要特意做许多「南瓜派」，亲自开车送到无家可归者收容所，让流浪汉也能分享到甜甜的南瓜的温馨。

是啊，万圣节是南瓜的节日。当千家万户点燃那金黄金黄，笑容可掬的南瓜灯时，在一片暖暖的光晕中，南瓜奉献给人类的还算少吗？她既送给人们锦上添花的欢乐，也赠

予人们雪中送炭的温情……

## 百寿·百福

去年应邀参加一位友人家翁的九十寿宴。席开五十余桌，真是子孙满堂，贵宾云集。老寿星有言在先，不收任何彩礼，如有来宾一定要表示心意，支票抬头请写给一个专门医治眼疾的慈善卫生机构。原来他的大儿子是一位颇负盛名的眼科大夫，每年让许多人重见光明。

席间，老寿星牵着老伴，后面跟着一群晚辈，逐桌敬酒。只见同桌的一位书法家，奉上一件礼物，当场请老寿星公诸于众，原来是书法家亲笔书写的一幅《百寿图》。上面精心写着一百个形态各异的「寿」字。这个礼物当场获得雷鸣般的掌声。

今年，笔者又应邀参加那位友人家翁的九十一寿宴。仍然席开五十余桌，依旧不收彩礼，还是希望有心人士支助慈善卫生机构。席间，恰好又和那位书法家同桌，问他今年给老寿星带什么好礼物来。只见他将手中卷的画轴铺开，原来是一幅《百福图》。上面精心写着一百个熠熠生辉的「福」字。理所当然，这件礼物又获得了满堂喝彩。

《百寿图》和《百福图》，是友人家翁生命的硕果，博得了众人的钦羡与赞叹。然而，我知道老寿星的家世，几十年来，备尝人间的痛苦，才把子女扶养成成人，才有了今天的光景。这两幅《百寿图》和《百福图》，并不是一件普普通通的礼物，也不是一般的书法作品。它是馈赠给老寿星的最荣耀而又最贴切的奖状。

## 百人世界

曾看到据说是联合国提供的一份资料，阅毕，不禁莞尔一笑。此份资料异想天开，按照目前的比例，将世界的人口缩减成只剩下一百人。几十多亿芸芸众生突然间缩减成只剩下一百人！

如果地球只是一个百人世界，那么，其中亚洲人将占 59%，非洲人占 12%，美国只占 5%。加拿大、中南美洲只占 10%，而独立国协（即已经解体的前苏联）与美国不相上下，也是 5%。

一百人能成什么气候呢？一百人什么事都能干，又什么事也干不成。试想想，按亚洲人将占 59%算，那么占世界第一的中国大陆只有 15 人，若按这条思路，香港的 97 回归问题、台湾与大陆的统一问题无不迎「人」而解。因为整个大陆只有 15 人，那么香港的六百多万、台湾的二千一百万都成了小数点后面的小不点。充其量只能算一个人体上的几根头发或是半根手指。微不足道至此，还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

美国若是只有 5 人，堂堂头号的超级大国的总统，手下只有 4 人，连半个班长都当不成，遑论当什么世界警察了。不过，果真这个地球只剩下一百人，无疑，它既是天堂又是地狱；它既没有战争也没有和平。当然，连公布这份数据的联合国也不复存在了。

我刚住嘴，友人 F 君反问一句：这该不是世界末日吧？我说，恰恰相反，这非但不是世界末日，而是世界之初，一切从头开始吧！

## 白烤鱼

一个人能心情舒畅，无怨无悔地过日子，恐怕不多。许多人都是很勉强地度日，得过且过，混混罢了。几十年下来，对勉强都麻木了，适应了，也就习以为常了。

周末刚过，有人用三字经在诅咒星期一：x 他的！又要上班！人们对工作很勉强，总想象钞票多多，一年到头都是 vacation，死都值得！然而，要是整天都泡在闲适中，也活得无聊，免不了感到空虚，日子又过得很乏味勉强了。

日常生活，有时尽管很勉强，勉强地吃，勉强地笑，勉强地上班，非但得勉强地去做，还得勉强地撒谎，不勉强，实话实说准坏事。就说那顿晚饭吧，另一半说要用老美的方式煮鱼吃。我们老中对鱼的烹调，为了去腥，姜、酒、糖、醋少不了，而他们却说要保持原味，于是任何调料都不加，把鱼放在锅里白烤。面对这保持原味的白烤鱼，只好勉强地吃得津津有味，你还能撩下刀叉，说这道鱼连猫都不嗅？

那天，笔者略为点算，一天里大勉强一次，中勉强一次，小勉强三次。包括上述的「白烤鱼晚餐」，虽则勉强，总比服中药强多了。

## 病中吟

突然间，在周末又逢假日时病倒了。始是发冷，继而发高烧。体温计里的水银柱就像美国的失业率一样不断往上升。心里还明白，神志也清楚，猛然间记起自己的一首旧诗，是写发高烧时的感受。诗中写道：谈不上是旅游到赤道/还是流浪到北极/寒冬和酷夏/在肉体的舞台上轮流演出/经过热处理/脆制成粉末状/脊梁骨暴雨成灾/大地得到油卤味的滋润……病成这样子，还能想诗，瞧这德行。

不能老这么拖着。上医院找大夫吧。可在美国看病跟在大陆看病根本上是两码事。在大陆看病，上医院先排队挂号，然后按次序在医生的办公室等着。如果有后门，或是热门熟路，又是个什么官儿，则可以优先。有时嫌麻烦，干脆到西药房买了丸子或针剂，吞下二、三粒或是找人给扎一针了事。不过在大陆看病，最头大的是排队。医院里比肩继踵，空气浑浊，病家在这种环境里排队等候，少则一两个钟头，多则三、四个钟头，看完病，病又加重了三分。在美国看病，不兴去医院排队，凡看病，先打预话预约，预约了时间，按时赴诊。医院里安安静静，绝不像人声鼎沸的市场一般。医生办公室外也只有三五人等着。很悠闲、很安适的模样。但是，现在，我的体温行情就像美国总统候选人的民意测验，昨落今起，此起彼伏，不过都在华氏 101 度到 103 度之间徘徊，得马上找大夫，事不宜迟！

在周末找医生不太容易，偏偏又逢假节日就更难找了。一通电话摇过去，又碰上我的医生去度假，这真是急惊风遇上慢郎中。怎么办？还好，有另一位医生值班。于是在电话中先叙述了病情，特别强调了发高烧到华氏 103 度，这位医生一点都不紧张，在电话中

开了药，还说了些多喝水，(并不是开水)，多吃水果之类的话，最后说，服了药，三天之后，体温还不见下降的话，再打电话到他的诊所云云。好了，只好呆在家里服药喝水，等预约见医生。

谢天谢地！经历了一场体内的中东战争，三天后战事渐渐缓和下来，虽还残留下89度的低烧，已不碍整个战局的和平解决。庆幸自己不是孕妇。如是的话，要等预约就医，那孩子恐怕早会走路了。

## 生老病死

不少人认为「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四苦，而上天把其中的头尾两项很平等地赠送给每一个人，不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都只能享受到一次生和死的权利。尽管生死的时间、地点、品位、哀荣千差万别，但从本质上说却是一样，都免不了一生一死。

去头斩尾，剩下的当中两项——老和病，人人却从来就没有平等过。前些天，这里的老人欢度「祖父祖母节」，许多银发童颜的阿公阿婆，爷爷奶奶们眉开眼笑地接受儿孙们的祝福，有的在家中开派对团聚，有的去唐人街饮茶聊天。看到这些老人们那么开怀，那么欢愉，心中真有点羡慕，也有点嫉妒。然而，也有不少老人却并不快乐，病魔缠身，痛苦不堪，有些却硬是想不开，既为自己年老体衰，力不从心而懊恼，又要以一家之长自居，管这管那，似乎这个家缺了他，天就要塌下来，于是，代沟日益加深，口舌交战不断，日子过得很不顺心，整天瞎受气。

这一点，老外似乎比我们看得透，他们习惯于不和子孙同住，虽说少点三代同堂的福气，却换来悠闲自在的环境，省却诸多麻烦和累赘，把自己的晚年生活安排得活色生香。对比起来，我们的老人家就活得不那么潇洒了，儿奴做完当孙奴，直到儿孙成人，自己已经身残体衰，何苦来着？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的平均寿命也大为延长。大陆有句顺口溜说道：「人生七十不稀奇，八十还是小弟弟，活到九十多来兮」。古诗也云：「少壮轻年月，迟暮惜光辉」。愿我们的老一辈，都珍惜那依旧无限美好的夕阳，过一个健康、长寿的晚年。

## 生日和生气

常言道入乡随俗，对我们新来乍到的老中来说是个「关」，是个重新适应的过程。不过，这也因人而异，有的人随得很快，毫不费力；有的人过了三年五载，还是原封不动。也难怪，在原有的生活轨道上运行了几十年，要一下子脱胎换骨，难咯。

有位朋友，从大陆移民来美，一家四口，随俗随成一个梯队。两个小孩上学，很快就随过去了。妻子较年轻，性格也外向，耳闻目睹，也随了些洋风洋俗。做丈夫的就不行，

生性木讷，又整天忙着在华埠打工，几年下来，还是外甥拿灯笼一照旧(舅)。结果，夫妻间难免就有些不协调，就说过生日吧，过两次生日就生了两次气。

在老美，过生日，尽管是夫妻也讲究送点儿礼物，诸如一张生日卡，一束玫瑰花什么的，钱倒不贵，表表心意嘛。那天是妻子过生日，做丈夫的因上班工作忙一时给忘了。妻子却在家里编织着丈夫送生日礼物的美梦，等到晚上，他却两手空空，既没卡又没花，害得她空欢喜一场好不伤心。最后，还是做丈夫的「低头认罪」才挽回了局面。

又几个月，轮到丈夫过生日了，妻子想给他一个惊喜，特地给丈夫买了一张生日卡，外加一件名牌的花衬衫，心想等他晚上下班回来，一定高兴得连嘴巴都笑歪了。谁知，丈夫一看，面对着那大花衬衫却哭笑不得，觉得自己穿这样的衣服象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吵着要老婆一定拿去退。

其实，入乡随俗，这个随，除了遵从的意思外，还有随人而异的一面，就象一条路上的许多车，有的快，有的慢，都要「一刀切」，那还得了？

## 生命的加工

人们常说，玉不琢，不成器。如果把生命看做一块朴玉，一颗钻石，一篇文章，似乎满恰当的。因为，人的生命正如玉器、钻石、文章一样，必需经过锲而不舍地反复雕琢，才可让他日臻成熟、完美和灿烂。

我们常常忽视对生命进行必要的改善，往往听之任之，连稍稍维修都谈不上，更遑论对生命进行加工了。于是，听凭那生命在窒息的环境和恶劣的心态中饱受煎熬。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生命的火花，弹指一挥间就熄灭了，实实在在应该在生命的自我加工上，好好多做些功课，让有限的生命，充实些，光彩些，轻松些，滋润些。这不由让我想起那次驱车去 Monterey Peninsula 度周末。在美丽的海滨，沙滩、阳光、波涛、海风，大自然把人间的烦恼、痛苦、不幸与疲惫，暂时荡涤一空，令生命充满了青春的活力。这时，我们看到一位穿着时髦的少妇，独自一人，停在海边，她把摄像机搁在车顶，然后将面包屑撒向天空，霎时，引来了成群的海鸟。海风吹拂着她的裙裾，一群群海鸟栖息在她的肩膀，停泊在她的手上，她把这一切都摄进了镜头。也许她的孤独隐藏着她的不幸，然而，她的举动让人猜想，她正对自己干枯的生命进行着可喜的加工。

如今，许多人都热衷于野营、跑步、度假、旅游，特别在精神紧张、工作劳累、环境恶劣或心情不佳之时，让自己把一切都置之度外，让生命好好地休整一下，加加工，充充电，这才是世人健康的生存之道。

## 狗骂

狗年伊始，要写「狗骂」，真缺德！谢天谢地，还好笔者不属狗，要是的话，一定有人会说「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了。

在十二肖中，再也挑不出有其它动物，遭到比狗更多的贬斥。吵架时，少不了骂对方是死狗疯狗，放你的狗屁，跟狗一样。诅起咒来，也非狗莫属，什么骗你是狗呀，下辈子变成狗呀等等。在汉语中，与狗挂上钩的，几乎全是骂人的，随手拈来，就可列出一大箩：狗东西、狗腿子、落水狗、狗血喷头、狗急跳墙、狗咬耗子、狗皮膏药、狗仗人势、狗头军师、狐群狗党、鸡鸣狗盗、狼心狗肺、兔死狗烹、鸡零狗碎、挂羊头卖狗肉……你看，简直可以汇编一本「狗骂」了。

照理，狗是人类的第一号宠物，万万不该遭到如此不公平的待遇。不过，还好，所有骂狗的话，细细咀嚼起来，都不是真的在骂狗，其实全是借狗在骂人。有许多人，偏偏人无人相，狗的许多优点他半丝也没有，倒是把诸如上述狗骂中的种种都全盘继承了来，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有些人，在日子平静之时，其狗性往往不容易被察觉，一有风吹草动，许多象狗一样的人，便冒了出来，狗吠大作，狗性大发。也就在风云突变之际，主子就更需要收罗豢养一批「走狗」，替他们干些见不得人的「狗当」。

从狗年开始，有必要警惕市面上那一帮不是人的「狗东西」。

## 狗屎风波

狗年谈狗的文章，已经多如狗毛，再写，非但写不出什么新的狗东西，更有狗尾续貂之嫌。不过，有两件关乎狗的事，姑且说一说。

老美养的狗，多半都很乖，仿若都经过调教似的，善解人意，讨人宠爱。难怪不少人把养狗当作一种精神寄托，算做家庭中的「一口」。不过，有的狗，难免也惹出些乱子，制造一些小麻烦。

笔者的邻居老太太，养了一只纯白的狮子狗，七岁了，老是长不大，整天蹦蹦跳跳的，虽说颇有点老天真，那模样还是挺逗人的。有一天来我们家作客，不知是激动还是玩野了，居然在地毯上撒了一泡尿。老太太笑着说：这是她和你们亲热，送的见面礼呐！是啊，这么友好，害得我们发火都没门。另一友人，更遇到一件不快的事。她的对街，养了一只阿拉斯加长毛狗，块头很大。狗主天天带着爱犬出去溜达，顺路还要「方便」一下。大个子特别钟意朋友前门的那块草地，每次都留下一团宝贝。朋友屡次恳求狗主，希望能把它收归己有，不但不理，还讲些难听的话，惹得友人气结。有一天，她只好拎了塑料袋，把那团礼物包了回赠狗主，挂在他的门把上。虽说缺了点德，倒还解决了问题。

## 狗像与猫碑

人们养狗养猫，只是当做宠物，消消遣，解解闷，如此而已。至于其它的价值，不外豢养名贵的猫狗，以彰显身份；或繁殖纯种的狗猫，做些买卖生意，赚钱。虽说也有个别什么仁猫义犬，名扬四海，但总是很难将这四条腿的动物与人类等量齐观。不过，近来

的情况又另当别论了。

老美为了纪念二次大战中无数因拯救美国军人生命而牺牲的军犬，国防部在五角大楼为狗狗塑造了一只金黑色的铜像。这座狗战士的纪念塑像将矗立在关岛，安置在那儿的奥罗特默美国海军基地的一个狗公墓前。据说塑像的揭幕仪式是纪念关岛解放五十周年的活动之一，十分隆重而庄严。能够和美国树狗像媲美的只有中国了。大陆为了表彰白猫和黑猫对开放改革的丰功伟绩，在河南省别出心裁地建造了一座「黑白猫」塑像纪念碑。碑高十八公尺，两只黑白猫在中国古币形的台座上嬉戏，更有意思的是黑猫踩在白猫的身上。

美国建狗像，在于缅怀狗类对拯救美国军人生命的伟绩；中国树猫碑，在于歌颂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猫论，对提高大陆百姓生活的功德。都值啊！值！

## 物轻意重

来美已经度过三次圣诞节了。其隆重、热闹的气氛和我们老中过春节差不多。别的不去说了，就那大包、小包的礼物交换，让我差点儿跌破眼镜。常言道「礼多人不怪」，但凡送礼，至少脸上得过的去，不能太寒酸。老美送礼，一般却似乎并不刻意追求，可贵可廉，可大可小，可吃可用，可穿可戴。不管什么礼物，只要礼到心到，谁拿到了都皆大欢喜。

记得第一年来美过圣诞节，看那一份份礼物，不管大包小包，都用五颜六色的包装纸打扮得金碧辉煌，然后再扎上丝彩带，有的还郑重其事地别上一朵彩带花。看那架势，心里直纳闷儿：我的天，那得花多少钱哪！

开始分礼物了，只听到主持者念着礼物上的名字，一个个各得其所。让我又一惊的是老美拿到礼物，讲究「透明化」——当众打开。坐在我隔壁的 M 君，得到一个不大不小的盒子，他揭开一层又一层光彩夺目的外壳，到了里层，你猜是什么？嘻，只是一颗巧克力！Q 君得到一个大箱子，谁也摸不透里面是什么玩意儿。她拆去彩带，又扯去包装纸，然后层层剥

笋，大概剥了十几层，最后露出一个烫金的利是封。(老美也用这？) 只见她神秘兮兮地打开，然后从中抽出一张纸币——哈！居然是一张一美元的纸币！

拿到一颗糖和一元钱的，都丝毫没有沮丧的神情。他们一边忙着感谢，一边笑得挺开心。在国内，我想一颗糖和一元钱是无论如何不敢拿出去登大雅之堂的。不过还是有位老美说得好，不管甚么礼物，只要礼到心到，谁拿了都高兴。也许这应了中国的一句俗话：物轻意重嘛。

## 牛殇

很奇怪，不管在何时何地，只要一看到牛，心中就浮出一幕幕悲剧的幻影。无论是负轭拉车的、躬耕田垄的，还是贡献乳汁的、任人宰割的，牛只总是每一出悲剧的主角。最野蛮的莫过于斗牛，经不起那些斗牛士的激怒，在观众的歇斯底里中，斗牛鲜血淋漓地

倒了下去，最后成就了悲剧角色的升华。

也许拜人类良心的发现，或是众生人性的怜悯，人们对牛类还不至于有什么反感或是厌恶，甚至还借题发挥，将牛类大大地赞扬一遍。那位令人尊敬的《阿Q正传》的作者，不就表白自己「甘为孺子牛」吗？连某些新式皇帝也号召大家要做「人民的老黄牛」，将牛类捧为子民学习的榜样。印度人见到牛们，更是顶礼膜拜，视之为神。可见比起其它两条脚、四条腿的家伙，牛至少没有什么令人类痛恨的罪名，更不像有些异类动辄就将七病八痛传染给人类。诸如老鼠传播鼠疫，狗只传播狂犬病，鸡肉隐藏沙门菌等等。

万万没想到，大善大悲鞠躬尽瘁的牛类，前些时在伦敦闯下了大祸，人类将一种会致人于死地的「亚急性海绵状脑病变」与「疯牛症」挂上了钩。据说这种病的潜伏期达十年之久，一股谈牛色变的惊恐症刮遍全球，连吃牛第一的美国，也不能幸免。为了杜绝「疯牛症」的蔓延，英国将把470万头两岁半以上的牛只格杀勿论，连牛尸焚化后的骨灰都没人要。如果说牛是悲剧的角色，那么，「约翰牛」的下场，就悲上加悲了。

## 片语风铃

有朋友问：为何把专栏取名曰《风铃集》？无它，来美时从故乡带来一串风铃，至今还在窗口摇曳着。虽无华丽的乐章，但常常拾掇由之滴落的铃声，迭印成随意的只言片语。

风，于之风铃，是必需的。如果没有风，那风铃便失去了生命的原动力。有人说，无须风，用其它办法摇动，照样也有铃声传出。是的，是的。但，那铃声总不及经自然界的风吹动之后，来得悦耳，来得动听。不是风摇出的风铃声，总觉得有造作、粗鲁之嫌，况且无法持久。难道你能整天守着风铃，摇个不停？

风，于之风铃，虽则必需，然而，却要精当适中，最好是阵阵微风。只有历经了阵阵微风的滋润，才能容声焕发，延续着生命的活力，跳跃着青春的旋律。无法想象，要是把风铃置身在风暴之中，会是什么样的结局？这么说来，风铃不是太依赖外界的鞭策了吗？也许是的。人都有惰性，何况风铃？这么说来，风铃不是太娇嫩了吗？也许是的。人的生命，都尚且脆弱，何况风铃？

于是，我又一次怪诞地梦幻着，自己异化成了一串风铃……

## 熔炉与合金

记得将要决定要来美国之前，赶快到图书馆借一些有关介绍美国传统习俗、风土人情、社交礼仪以及民族宗教等方面的书籍来个临时抱佛脚，以免到时洋相出得太离谱。几乎所有的书本都说美国系由欧洲各国及亚非拉不少国家的移民汇集而成，就像一个民族大熔炉。尽管有些移民及其后裔还保持着母国的习俗，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各族裔之间都能和睦相处，平等尊重，共同建立起了独特的多元化的美国社会。

来美后进学校念英语，果不其然，班上的同学来自不同国家有着各种肤色，就像小联

合国一样。接着，慢慢地感受到各族裔之间并没有太明显的隔阂，特别是到每年的某个时间，各族裔都兴高采烈地把各自母国的传统节日搬到这里来大肆庆祝一番，到时不分是白人、黑人，还是西裔、华裔、日裔又是游行又是狂欢，那种炽烈、和谐的场面令人热泪盈眶。有时一个家庭中的成员就是由不同族裔组成的，心想，美国这个民族大熔炉还真行，你看，就这样炼出了许多白不白、黑不黑、黄不黄的「合金」。

有时候，人们往往容易被表面现象所迷惑。我就没有看到这个熔炉里除了鲜艳夺目的「合金」之外还有许多不但无益反而有害的「渣滓」，更没有看到这个熔炉的炉体本身所潜伏着的危机。多年前洛杉矶所发生的种族暴乱正是这个熔炉中的沉渣泛起，那个带血的伤口至今仍未抚平。而种族冲突的事件无日无之，特别是歧视华人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某些帮派份子，不法之徒正肆无忌惮地要破坏这个美国人民用二百多年时间建造起来的民族大熔炉。

面对美国社会的种族危机，套句老家的过时话：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它提醒每一位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的那位大老板：这个熔炉该好好彻底地来个大修了！

## 无名氏

我们老中对姓名是很讲究的，有些婴孩尚未落地，家中的大人早已起了好名字在迎接着。有些出自大家族的人氏，叫什么名字，都按各自的「房系」及「辈份」来定，翻开族谱，一清二楚。小孩上学之前，头等大事是先学会写好自己的姓名，谁要是连自家的姓名都不会，要进幼儿园也许都没门。

当然，老美孩子的英文名字，比起老中的名字，不管是叫起来或是写下来，都容易多了。不过，对土生的美国华裔来说，要问他们的中文姓名，不是笑话，别说写下来，能说清楚的恐怕都不多。笔者认识的不少 ABC 中，有许多根本说不出自己的中文姓名。其实他们都有中文姓名，有的小时候还「被迫」上过中文学校，只是后来没有机会用这些中文姓名，久而久之，先是生疏，接着淡忘，最后成了无名氏。

笔者有位朋友，是个土生。有次去参加一个派对，主人希望大家除了英文名字，最好也标出中文姓名，这下子朋友傻了眼，只好请我赶紧打电话向他的父亲求救，电话中说了半天，才知道他的中文名字叫「毅麟」。我的上帝：这么复杂的中文名字，对 ABC 来说，不是作贱吗？

## 烹饪家之火

用什么来形容中菜的烹饪？一个字可以概而括之：神！出神入化，神极了！每次看烹饪大师甄文达的表演，有时简直就像看变魔术。那刀功，那力透锅底的火候，拿捏得犹如计算机般准确。瞧，把油往锅里一倾，等着，等着，突然，把要炒的东西猛地撒进油里，只听「咣啦」一声，接着撵起一股尺把高的火焰，烟雾中只见他将锅里的货色这么往上一

翻，一碗色香味俱全的佳肴，已经端在你的面前。

欣赏甄文达的电视烹饪秀，不仅华人过瘾，连老外都喝彩。看着他在屏幕前，笑容灿烂，谈吐诙谐，有位白人朋友连声啧啧说甄文达就是一团火，把她对中菜的情感都烧熟了。若问甄的烹饪秀为什么那么受欢迎？不仅仅在于他的烹饪手艺，更在于他对生活的那一份热爱和真诚。一看他的烹饪秀，心中总是暖烘烘的。他在向观众介绍中菜的同时，也把我们中华文化，像那可口的珍馐一样奉献给了大家。

甄文达曾说过能给别人快乐，使别人受惠，对别人有好的影响，是他工作的最大回报。说得真好！让烹饪家这颗火热的心，时时温暖着这个寒冷的世界。

## 烹调和「模糊数学」

乍看这个标题，也许读者会纳闷，搞什么名堂？莫非是哪个走江湖的在兜售他的狗皮膏药故弄玄虚不成？其实我对烹调和数学可说是两根「擀面杖吹火」——二窍不通，会把烹调和「模糊数学」挂起钩来，还得从那次因感冒想吃小米粥说起。来美后，慢慢地对美国的食物已经比较适应了，诸如三明治、汉堡包、肯德基、烤牛排都来者不拒，其它像生菜色拉、热狗、通心面以及披萨也吃得颇不含糊。然而，吃多了觉得都是咸不咸淡不淡的，总不如中国菜那么合口味，那么因人而异地变化无穷。

那天，因感冒胃口不佳，心想熬点儿小米粥较清淡爽口，于是顺手抓了一把小米加了小半锅清水就煮开了。谁知我那美国出生的另一半看见后就问我放了多少「盎士」小米和多少「C C」清水？我说，我们中国人煮饭烧菜很少讲究准确的「配方」，多半凭经验迎合不同的口味来烹调的，所以，同样的菜名，可以因不同师傅所下的各种配料的变化和火候的掌握

而烹调出不同品味不同风格的佳肴。也由此而产生创造出不同的千变万化的各种菜系。这使我想起在老家过年蒸年糕时，大人在糯米和粳米的搭配上就因人而异，爱吃软的就二八开，爱吃硬的就三七或四六开，有时还要根据糯米的质地进行适当的调整。爱吃甜的多放点糖，否则就少放点。煮菜时放的调料，经常也是大约、少许、一撮、半勺、几片等等「模糊数学」，论到火候，就更是全凭厨师的一手「模糊数学」的经验了。

说了半天，不行！那小米粥还得重新煮过，她的配方是：(50g 小米) + (500CC 清水)以「中高」挡温度煮 15 分钟，这显然不是「模糊数学」的煮法。

## 淚的乾涸

誰不會哭，不會流淚？當你呱呱墜地時，第一聲啼哭就宣告了新生命的誕生，經過淚水的洗禮，漸漸長大。到了什麼時候生疏了眼淚，就可以談情說愛了。此時，不等於不會哭，沒有淚水了。只是將之貯著，就象把錢儲在銀行裏，不到急需，決不隨便亂用。

最近有醫學方面的研究專家雲，現代人的淚液分泌，日益枯竭，終有一天，人們將「欲哭無淚」，那才是最大的悲哀。人有七情六欲，喜怒哀樂，啼哭笑罵，皆乃人之本能，缺了任何一項都會被認為哪根神經接錯了茬。人活在世上，怎麼能不哭，怎麼能哭的時候流不出眼淚？然而，醫學專家言之鑿鑿，說現代人長期生活在一個工作緊張、環境污染的空間中，精神壓力大，睡眠不足，導致「淚腺受到永久性的破壞」，先是眼睛眨個不停，紅腫、畏光，接著主管哭泣的主淚腺與主管日常淚液分泌的副淚腺功能都失調，於是，到了該哭該淚水奪眶而出時，卻無淚可流，只好乾巴巴地直眨眼。所以說，欲哭無淚與吸毒、愛滋等等都被列入現代人的世紀病。

又有專家指出，啼哭、流淚是人類最好的自我渲泄方法。哭泣、流淚對健康有利，因為許多內在的毒素都會隨著眼淚而被排出體外。如果有朝一日人們哭不出淚來，怎麼辦？不過，與許多因現代社會所孵化出來的種種絕症比，只是流不出眼淚算個啥？唉，誰還顧得上？

## 海霸王之捷

旧金山被评为全世界和全美国最受欢迎的旅游地点。近年来，这儿的其它行业都受到经济衰退的波及，气喘吁吁，愁容满面。唯有旅游业算得上一枝独秀，还在逆境中撑着门面。有关的数据显示，每天来旧金山的游客仍然在十万人次以上，而最受游客青睐的要数渔人码头，每天游人如帜，留连忘返。在一溜的码头中，除了琳琅满目的旅游纪念品，活蹦乱跳、烹调一流的海鲜外，其中的三十九码头又独占鳌头。无他，只因为这儿栖息着一群群海狮，是一个小小的兴味盎然的海狮王国。

每次有朋自远方来，必陪他们游三十九码头看海狮，其实，海狮并不是什么稀罕的动物，许多地方的动物园、水族馆都有。记得头一次看到这又丑又聪明的海狮表演，是在香港的海洋公园。演员们东摇西摆地演出了一个又一个节目，然后各自得到了牠们应得的那一小份犒赏和观众赠送的掌声。日子虽然过得无忧无虑，却失去了广阔的海洋与天生的自由。

和被豢养的海狮演员比起来，三十九码头的海狮是幸运儿。没有人逼着牠们一会儿上窜下跳，一会儿疲于奔命，一会儿故作媚态，一会儿搔首鼓掌。三十九码头的海狮却是过着另一个世界的生活，自从四年前牠们由加拿大海岸南下首次发现了这块新大陆后，就决定入侵并霸占这块原是人类的属地。尽管当时牠们是不受欢迎的入侵者，但是，这伙海霸王毕竟不同于五百年前的哥伦布，牠们并没有给居民带来什么生存威胁，整天除了懒洋洋地进行日光浴外，还能给游客带来意外的欢欣。基于海霸王既不凶恶又无敌意，几乎没办理什么入境手续，便成了旧金山受欢迎的新移民。

## 流动「性」

记得好多年前，有一次和友人谈起京剧大师梅兰芳的表演艺术，我问道：为什么不论男女都被梅大师的精湛艺术所倾倒？友人的回答颇有见地：因为在男性观众眼里，梅先生是位不可多得的绝代佳人；而在女性观众心中，梅先生却仍然是位英俊倜傥的风流才子。笔者恍然大悟，哦，原来「性」是可以流动的。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不少「性」流动的趣闻。旧金山有位身高马大的女警察，老觉得自己此等身材，做女人不大对劲，于是打了报告向上司提出要去医院做「变性」手术。果然，出院后便从「女性」流向「男性」的行列。性，就被这位女警是搞得流来流去，动去动来。

前不久，旧金山刚刚举行了盛大的全美同性恋大游行。几十万人游得筋疲力竭，看得东倒西歪。有人正在为争取同性恋者的权益而讨回公道时，冷不防突然间又杀出一群「双性恋者」，也吵吵嚷嚷地要人们给予他（她）们应有的地位。他们振振有词，说性爱文化是多元的，不能仅按异性恋和同性恋来区分。还说，不论在流行文化、计算机世界或是校园里，双性恋的存在都是不可忽视的。同时，他们还列出了全美及全球各地一千四百多个双性恋团体，以示力量雄厚，并指名道姓，点出许多人们崇拜和仿效的男女偶像，他们都曾与异性或同性发生过性行为，以鼓励大家效尤。

哎呀呀，正当人们遭受各种「性」灾难时，如今又添了一个：双性恋。

## 派对狂

若问：来美后参加最频繁的活动是什么？在下可以不加思索地回答：「Party」（派对）！各式各样的派对五花八门，五彩缤纷。什么男婚女嫁、生儿育女、乔迁新居、欢度佳节、庆贺毕业、迎送友人、购屋买车、竞选筹款、荣膺当选、新店开张、金婚银禧、寿星诞辰、聊度周末、报酬答谢……等等，等等。总之，有什么名堂，来！开个派对；没有名堂？也可以借个名堂，搞几样吃的，再邀些人，派对就开花结果了。

派对形式，灵活不拘，可大可小，可长可短。吃的嘛，除了主人准备的之外，许多来客，也自带些别致的佳肴、甜点和饮料来助兴，大家边吃边谈，吃饱了谈，谈累了吃，几乎无休无止，简直煞不了车。

有时派对的频率太密，弄得碰场，只好事先配比斟酌，加以取舍；有时，实在分身乏术，难以抉择，只得串场来个蜻蜓点水，速战速决。记得笔者一天最多赶过三场派对，中午是毕业派对，下午是乔迁派对，傍晚是结婚派对，全挤在一块儿，累得气喘吁吁。有朋友开玩笑戏谑我们是「Party Animal」！哎，管它什么派对狂派对迷的。这不？马上又得赶去参加一个 Party，是庆祝朋友妈妈的八十大寿。

洋水「两乐」

近年来，虽说大陆好几个省份遭洪水之灾，屡屡告急，为赈灾除民，上上下下忙得鼻青脸肿。其实，黄汤之祸尚不可怕，且有退走的日子。而真正令人担忧的是「洋水」。噢，所谓洋水就是我们熟悉的「可口可乐」(Coca-Cola)和「百事可乐」(Pepsi-Cola)了。这些洋饮料几乎泛滥全国，遍及城乡边塞，连去西藏、甘肃内地旅游的客人，也颇不费力地可以喝到这类洋水，由此推之，洋水真已达到无孔不入的境地。

有人说，最早渗进中国封闭门缝的就是这些洋水。早在七十年代末，可口可乐就在率先撬开了国人的嘴巴，并于八一年在北京建起第一间瓶装厂。百事可乐也不甘落后，于八二年也攻入大陆广大腹地。他们都非常明白，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是他们最大的市场。经过二十几年的攻城略地，可口可乐已在大陆建了数十个家工厂，还将续建，已经抢占了百分之十五的地盘。而另一家百事可乐的销售量也占百分之八以上。仅此「两乐」，就把近三千家的国产饮料打得人仰马翻，全军覆没。连当初一度被作为国宴饮品，被誉为民族饮料象征的天府可乐，也不得不改随「夫姓」，成了「百事天府可乐」。

如今，不论是五星宾馆，还是穷乡客栈；也不管是高官大款，还是一介平民，大家对这种类似感冒药呛喉的洋水，都已习惯了它们的洋口味，特别是年轻一代和孩童，更是溶进他们的血液之中，犹如得了「洋水瘾」一般，他们已和「两乐」须臾不可分离了。

当亿万中国人灌着「可乐」之时，这抑或是可笑？可叹？还是可悲？

## 污染转嫁

我们所居住的地球，就这么点大。然而，随着工业的发展，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尽管联合国也曾主持召开过什么「抢救地球」的地球高峰会议，也装模做样地签定了一些条约、协议之类的东西，但对真正解决世界最棘手的环保问题，恐怕只是纸上谈兵。说穿了，就缺一个字儿：钱！环保是个花钱的玩意儿，是无底洞，有多少钞票都填不满的。

当今世界，几乎没有哪个国家不叫穷的。那些所谓的发达国家，正被各自的经济衰退弄得百孔千疮，自顾不暇，哪里还有力气并且甘愿拿出钱来帮助穷国去改善严重的污染问题呢？穷国目前的当务之急是管它污染不污染，只要能捞到钱就行。难怪老家有个当官的面对着百姓曾经登高一呼：要想富，上山去砍树！一声令下，一座座青山剃了光头。

发达国家如果仅是铁公鸡一毛不拔也就罢了，他们一为赚钱二为自保，还丧心病狂地把污染转嫁给穷国。前几年，老家的某个部门找到一条发财致富的快捷方式，和外国的一家合资办了一个拆船厂。什么拆船厂？说穿了就是一片靠海的沙滩。还把它当成经验介绍，说拆船厂投资少，赚钱快。外资负责把那些过期报废的万吨级货轮、油轮按破铜烂铁卖给拆船厂，双方都有利可图。废船抵达后，先搁在沙滩，由当地的官员登船，把船上还用得着的电器、设备、家具等搬运一空，接着几十位手持电焊枪的拆船工人登船作业，顿时电弧闪闪，瓦斯扑鼻。当那庞然大物被肢解完毕，这片沙滩好像经历了一场大海战，从此滩涂一片污黑，海产荡然绝迹。诸如此类的污染转嫁，只是冰山一角。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发达国家的污染转嫁更加肆无忌惮。一个个集装箱，运来了废弃的旧电器；一艘艘大

货轮，送来的是破家具烂衣物。发展中国家简直成了他们的垃圾堆放场所。他们这种转嫁污染的行径，真可用四个字来概括，叫：触目惊心。

## 求你读书

做美国学生比中国学生舒服多了。没有人强迫你念书，更没有那堆积如山的作业、练习，放了学，甚至连书包都不带，轻轻松松地回家，然后，就是看电视、打电玩、谈恋爱以及涂鸦。考试时只好百分之八十的作弊，这算好的。再坏的就是要嘛吸毒，要嘛玩枪。难怪许多人为老美的教育危机而忧心忡忡。

小孩子如此不爱读书，怎么办？只好各出奇招、求学生读书了。

德州的一所学校，告诉六百五十名可能退学的学生，只要不走，每月可拿五十美元。在密西根叶普西兰提，学生功课有进步，可免费享用麦当劳大餐。其它各地也纷纷跟进，有的提供鸡排，有的送电影票。有的则赠手表、唱片、披萨、茄克等等，甚至有的还送「金卡」，到当地商店免费购物。最出类拔萃的要算北荷里活高法斯小学女校长狄丽度，只要学生肯看书，她在学校礼堂，当着数百名学生，张大嘴巴把一条虫活活地吞下去。她用这种方法，硬是把看书的学生数量增加了一倍。

这件事要是被北京的领导人知道了，一定高兴。这不应了「不管男校长，还是女校长，能吞活虫，求学生读书，就是好校长」的真理？

## 残鸽

刚来美时，对这里的鸽子大为惊奇。怎么——全不怕人？你看：公园里，大街旁，屋顶上，车场边，到处是一群鸽子，无忧无虑，自由自在，旁若无人，胆大妄为。这些鸽子，有的努力觅食，有的忙于嬉戏，有的怡然散步，有的闭目养神。看着这渺小的生灵，不禁叹然，这个世界是和平的。

由于经常被一簇簇的鸽子所吸引，便屡屡伫立，观察着牠们的动静。我好几次不期然地发现，在鸽群当中，总有一两只的脚有毛病，飞翔时不察觉，一落在地面，便一瘸一瘸的，原来，是只残鸽！然而，牠们还是很顽强地生活着，啄起食来，不亚于同类，看不出有丝毫的悲观和厌世。我无法揣测牠们致残的原由，但是，在牠们娇小的身影中，依然彰显出生命的价值。

有一次，我瞥见一只灰褐色的残鸽，右脚踝全然失去，徒剩一根短棍似地挂着，但是，仍然一跳一跳支撑着牠的躯体，觅食、翱翔，迎着每天的日出和日落，分享着大自然的氛芳与恩泽……

不知怎地，从此，面对餐桌上那烹饪出色的乳鸽，食欲荡然无存。

## 死心塌地

许多以自杀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的往往都是一时想不开，如果有人在节骨眼上开导一下，就会帮其纠正生死的一念之差。有些自杀不遂者，在被救活之余，据说都后悔不已，尝过那「死味」之后，表示会更加珍惜生命，发誓绝不重蹈覆辙，不过一个名为库毕克的男子却是例外。

众所周知，旧金山的金门桥，是一处闻名于世的投水自尽好地方。启用至今近六十年间，已有逾千人在那儿纵身一跃，让生命画上一个美丽的句号。为了防止有更多的人命赴黄泉，警方派遣巡警加强了巡逻，果然救下不少迷途知返者，然而库毕克却是死心塌地。

去年五月的某一天，库毕克在桥上正要往下一跳时，正巧被几名巡警发现。于是一方要死一方要救，形成了僵局。眼看寻死不成，库毕克改变了主意，佯装持枪瞄准其中的一名巡警。库毕克此举促成了巡警对他不得不开枪还击。结果他身中四枪，被巡警送进医院去抢救，这才结束了那场紧张的对峙。

谁知当库毕克枪伤复元之后，心里所想的头一件事就是重返金门桥，完成他的宿心。当晚，库毕克不顾在场人员的恳求，纵身往下一跳，坠落在桥旁的断崖边，终于给自己的生命画上了休止符。事后，在他的背包里发现了一份长达十四页的遗书。有关当局虽然拒绝透露有关内容，不过人们可以猜到，千言万语只是重申了他死心塌地的夙愿罢了。

## 归去来兮

据说人生有四大最令人高兴的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因为移居旧金山，远离故国，所以对「他乡遇故知」的那份欣喜若狂的感觉，体味至深。三年前，刚来美不久，在柏克莱大学的一次报告会上，我突然遇到来自中国的C君。在国内，我们就是好友，只是一南一北，不常见面。没想到「他乡遇故知」，犹如一个欢欣的梦！他告诉我，他是博士生的身份来到这里。过不久，他的太太和女儿也来到了美国。于是我们常来往，彼此都为了在他乡有一个故知，而从心灵上感到没那么孤单。

圣诞节收到他寄来的贺卡，上面写着一行字，告诉我过了元旦，他们一家就要返回中国。我一下子楞住了：为什么，为什么？如今国内有多少人千方百计，破釜沉舟，通过各种渠道，想尽各种办法到国外去，甚至不惜借钱借债，破费几万美元，通过蛇头偷渡入境。我的一位朋友的亲戚，花了三万美元偷渡来美。在国内，七借八凑先付一部份，等事成再付余额，抵纽约后付不出余款，被拘禁在某处。有的人不理解：三万美元就是二十多万人民币，光靠这笔钱，在国内生活也绰绰有余了，何必去冒这个险？不过人家也许是为了自

由，可是现在得到了吗？

人真是不可思议。里面的千方百计要出来，出来的又归心似箭要回去。为了给 C 君饯行，我特地煮了几道家乡菜请他一家三口来浅酌。是的，我理解 C 君，他是念「比较文学」的博士生，他经过「比较」和「思考」，知道哪里才是适合自己生存、发展、开花、结果的最佳环境。我们在心里默默地互相祝福。最后，大家举起杯，深情地道一声：啊，朋友，珍重

## 树木·森林

最近听到某脱星日前公开大发关于择偶的感慨。此位脱星沉寂了好一阵子，不知是被人遗忘还是三围走样，有些过气，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公子王孙，门可罗雀。害得她忧心忡忡，恨不得立即抱一棵树木凑数，明天就嫁掉，省得将来人老珠黄，变成一堆阴性垃圾。

不过近日，她的口风又变了，因为据说又遇上了几个条件不错的追求者，似乎又雌起起地抖了起来。她很有技巧地表示：为一棵树而放弃整座森林的时间尚未来临。言下之意，她不想现在就吊死在一棵树上。她要整座森林都向她顶礼膜拜，然后，让她细细捡、慢慢挑，今天与张三牵手，明日和李四搭肩，上半夜与王老五上舞厅，下半晓和黄老六吃宵夜。每时每刻都有一棵棵树木填补，而句句钟又和每棵树都保持等距离，与每位追求者都保持好朋友的关系。她还说，她要刻意冻结给特定的某人以机会，而让整座森林都卷入一场公平的竞争，最后，优胜劣败，她择优录取，才抛出那枚神圣而纯洁的红绣球。

此脱星的树木森林恋爱宣言，的确天经地义。在择偶上，人人都有其权利和作法，广种薄收者有，择一而终者有，朝三暮四者有，竹篮打水者有。故此，众苍生有福了，脱星之恋不啻将是一场大型爱情游戏。最忙碌而又最兴奋的要算是新闻媒体了，他们可以炮制出五花八门的桃色花边，以供人们茶余饭后消遣之用。

## 模仿者的喜剧

忘记了谁曾经说过：世上没有两片树叶是相同的。要是说到人，那就更是一人一付面孔。很少有雷同的，要是人人都长的差不多，非乱了套不可。有个故事说一对孪生兄弟，酷似到连他们的老婆都分不清，以致闹出许多笑话来。虽然世界上长得相似的人不多，去找还是有的。特别是一些名人、领袖，为了安全或是拍戏的需要，就必需物色到与其几可乱真的模仿者。由此，这些「副本」也随着身价百倍起来。

人们很熟悉的在影片中屡次扮演毛泽东的大陆演员古月，就长得和毛非常相似。前

些日子，他曾来美访问到过湾区，据有位身前见过毛的老人忙不迭说真像！真像！就像真毛一样。古月由于酷肖毛公，为他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荣誉，除连连得了许多奖之外，人家都视他为领袖现身。只要他一出场，挥挥手，活像毛当初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一般，那些老师甚至毛的家人，都诚惶诚恐地僵在那儿。

在美国，还举行过模仿克林顿的比赛，结果曾担任丹佛市警察的纽威尔独占鳌头。从此，忙着旅行全美各地，又是演讲，又是拍片，把模仿克林顿当成了自己的事业，名利双收，日子过得比真克林顿还惬意，中国也有模仿领袖的演员，那位演毛泽东的古月，老师见了，没有不挺立行礼，毕恭毕敬的，不知此时的古月，心中有何感慨？

## 荣辱星条旗

说真的，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的国旗，其荣辱的程度抵得上美国的星条旗。这种旗，因惹得新来乍到的华人移民，看着眼花缭乱而得名「花旗」。随着当初的十三颗星逐步膨胀到一九六〇年的五十颗，才成了今天的花旗模样。国旗象征着一个国家的尊严。为了尊敬国旗，美国的法律对挂放星条旗有许多明文规定。诸如：任何物体和徽章都不得置于星条旗之上，也不得将其挂放在肮脏之处；奏国歌时，还必需对着国旗，将右手紧贴胸前，作虔诚恭敬状；许多时候，美国人还要对着星条旗宣誓；在一些超高建筑物上悬挂星条旗，还特别需架设聚光灯，让美国国旗永享光明的陪伴。等等。最有趣的是，很长一段时间，因物美价廉之故，美国的国旗全是 **Made in CHINA** 的，这引起那帮国会议员的强烈不满。于是，强令所有商店出售国旗，一定要标上 **Made in U.S.A.**，否则的话……

一个多世纪以来，星条旗随着美国的国运，涉过了许多风光的岁月。然而，也因这风云突变的世界而遭尽了耻辱。哪一个国家与山姆大叔不和，首先就拿星条旗出气，或践踏、或涂污、或撕烂，甚至一把火，叫它变成灰。

不过，最不尊敬美国国旗的，恐怕还是美国自己。对它胡乱改造或变形不说，星条旗不知从何时起，已成了地地道道的商品和商标。什么花旗杯、花旗盘、花旗衫、花旗笔、花旗帽、花旗表、花旗巾、花旗打火机……总之，能和星条旗挂得上钩的几乎应有尽有，连人们的健身补品花旗蔘也理所当然地印上了美国旗。最妙的还是星条旗男女内裤，天天饱尝五味杂陈的体臭，以至沾上臊味或屎疤，哎呀呀，够惨的。